

① 京极夏彦——著 王华懋——译

百器徒然袋 风

ひやつき
つれづれ
かぜ
ふくる



文景

Horizon

京极夏彦作品 13
KOGOKU NATSUKIHO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① 京极夏彦 王华懋——译

百器徒然袋 风

ひやつき
つれづれぶくろ
かぜ

京极夏彦作品
KYO GOKU NATSUMIHIKO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百器徒然袋——风

[日]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

出 品 人：姚映然

策划编辑：田肖霞

责任编辑：田肖霞 卢 茗

营销编辑：杨 朗

封面设计：高 熹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19.25 字 数：413,000 插页：4
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56.00元

ISBN: 978-7-208-13168-2 / I·142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器徒然袋. 风 / (日) 京极夏彦著; 王华懋译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208-13168-2

I. ①百… II. ①京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9028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〔 目录 〕

第四番	五德猫	玫瑰十字侦探的慨然	〔 2 〕
第五番	云外镜	玫瑰十字侦探的然疑	〔 196 〕
第六番	面灵气	玫瑰十字侦探的疑惑	〔 380 〕



◎五德猫——

有七德舞中忘二舞者
人称五德官者
此猫亦忘何事否？
于梦中思及此

——画图百器徒然袋 / 卷之下
鸟山石燕 / 天明三年

（注：《徒然草》中提到，《平家物语》的作者信浓前司行长因忘记“七德舞”中的其中二舞，被人戏称“五德冠者”，行长因愤而厌世隐居。）

五德猫

玫瑰十字侦探的慨然

“喏，你看，这举的不就是右手吗？”

近藤一脸满足地说，把那张熊也似的脸转向我。

满脸大胡子。

“怎样？看起来难道不像这样吗？”大胡子男几近咒骂地说道，握起右手举到脸旁，摆出和摆饰物相同的动作来。

近藤长了满脸粗硬胡子，头上缠了条手巾，身上穿着棉袍，脚下趿着衬牛皮的竹皮草履，一副盗贼模样。所以即使体形本身非常相似，看起来依然不像只猫，至多像狸猫，不，还是像头熊。

近藤背后的地上是为数惊人的成片招猫，大中小应有尽有，约莫有两百个之多吧。

近藤就站在它们正中央，摆出相同的动作。大批招猫由于风吹雨打，每一个都变得灰头土脸，而近藤也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，那画面看起来就像隐神刑部狸猫¹率领着它的八百八狸猫部下在同时敬礼。

“知道啦，知道啦，收起你那个动作啦。”

我极厌恶地摆出倦怠感全开的表情，牵制近藤。再继续让他顺着竿子往上爬，我可吃不消。

虽然我的臭脸反正不会有屁用。

不出所料，狸猫头目更加猖狂起来地说，“怎么样？明白了吗？”

“再明白不过了。我的朋友，全日本首屈一指的连环画画家，近藤有岳大师的渊博知识，实在让我甘拜下风，五体投地。我这个浅学无知的制图工，在近藤大师面前，也只能如同秋天的稻穗

般，深深地低头行礼——怎样，你满意了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近藤交抱起胳膊。

这次看起来像个达摩不倒翁。

“本岛，我啊，并不是为了启蒙我浅学无知的总角之交，才大老远跑到世田谷这儿来的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想来参加‘拿米来’区民大会²。”

“那已经是七年前的骚动了呢。那个时候你根本还没有复员回来吧？”

这家伙真随便——或者说，真挖苦人。受不了，外表豪放不羁，骨子里头却这么阴险。近藤接着又说了什么“我家代代都是净土宗，这家寺院是曹洞宗，所以我也不是来参拜的”。

“好了……本岛先生，那么我俩为何会身在这样一个地方呢？”

“你真啰唆。我买就是了。我去那里的摊子买给你，你等一下吧。顺便还奉送护身符给你，好吧？”

“福钱，是吗？很好，钦准。”

近藤这才总算露齿笑了。

我啧了一声，往大门前面的小摊走去。

事情的源头，要追溯到约十天以前。我阴错阳差地被卷入了一桩与美食有关的国际美术品盗卖事件——我私下称之为山虱事件——在一场大骚动之后，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刚重新恢复日常生活，这事又接踵而来。

事件结束，我的身份从那个侦探的手下，又恢复为一介电气

工程公司的制图工。

同一时期，我的总角之交，也是邻居的连环画画家近藤，总算从他热爱的古装剧饱受抨击、最后惨遭腰斩的打击中振作起来，百般委屈地画起画商委托的侦探剧连环画。

标题决定为《神妙侦探帖》。

白面贵公子私家侦探梦野塔十郎，带着助手新之辅少年一起痛快消灭恶势力的惩恶扬善武打剧——预先设定是这样的内容。

我真心觉得这听起来很有趣。

因为过去近藤画的连环画，净是些妓女遭到拷问、武家千金遭到活埋等，剧情曲折离奇的古装剧。而且近藤的画风写实得连我看了都觉得不忍卒睹，更别说是连环画的儿童观众了，看了绝对会哭出来，保证会被吓哭。所以这新的路线是正确的——我再三如此称赞近藤。

然而故事毫无进展。

即使对他又哄又骂，软硬兼施，故事也完全没有进展。

一会儿说什么不会画手枪，一会儿说什么不会画汽车，每画一张，每涂一笔，手就停滞下来。

然后，荷包见底了。

连环画是靠日薪糊口的工作，这无关画得多好，剧情有多精彩。少画一张，就少一张的收入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拖太久就会被开除。简而言之，连环画画家最重要的本事，就是能够稳定量产的技术。

画商也根本不是想要什么优秀的作品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总之连续不断地画，受欢迎就尽量拖，不受欢迎就变更为受欢迎的

路线——这样的随机应变，才是受欢迎的秘诀。这种事就连门外汉的我都可以轻易想通。连环画家必须像艺术家般专心致志，像工匠般银货两讫，像流行小说家般稳定量产。然而近藤却像文学家般苦恼，像巨匠般考究，像艺术家般陷入创作空白期——就是这么回事。

结果，近藤整个人累垮了。饥饿与身体不适发挥相乘效果，近藤终于发起烧来。他染上了不合时节的流感。近藤睡了三天，荷包全空了。而每星期的假日和休半天的日子都来帮忙画图赚零用钱的我，也失去了副收入的来源，深感困扰。

然后……

就在一星期前的星期日……变得憔悴了一些的近藤一大清早就来找我。可能是扯了自己的头发吧，近藤的头变得好似石川五右卫门³般蓬乱稀疏，说着，“这是我最后一点钱了。”他把一枚硬币塞给了我，睁着充血的眼睛唐突地说：

帮我买吉祥物回来……

我愣住了。

——吉祥物？

我禁不住反问，以为近藤终于神经错乱了。

近藤一脸严肃地说，“只要是能招福的东西，什么都好。”接着他这么说：

要拿这钱填饱肚子很容易……

可是肚子一下子又会饿了……

饱足感顶多只能维持半天……

他说得没错。

食物只要吃掉就没了。

就算肚子饱了，不工作的话，空掉的荷包也不会再胖回来。

话虽如此，就算去买什么吉祥物，钱包八成也是不会变胖的。都是一样的。不，吉祥物甚至无法填饱肚子，反倒是亏了。

看来近藤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念头，认为被逼到绝境的话，即使是讨厌的工作也做得下去。确实，把硕果仅存的钱全部用光的话，就没有后路了，如果不想饿死，即使不情愿也得工作。

那样的话，还是吃点什么吧——我主张。

不吃迟早会死，死了也甭工作了。

这种情况，先吃点什么，然后工作，才是最具建设性的态度吧。不管拿去买什么，把钱用掉的状况都是一样的。不管是买吉祥物还是买芋头，都一样是来到了悬崖边。

我这么说，近藤却说他觉得就算填饱肚子也不会浮现出什么好点子。

吉祥物虽然填不饱肚子……

却可以激发人心啊……

近藤接着这么说。

看来他也不是相信吉祥物的庇佑。靠着吉祥物激起干劲，着手工作，然后荷包就会渐渐饱足，这样一来，肚子也能够跟着饱足，顺顺当当——唔，好像是这样的逻辑。

——教人似懂非懂。

非懂似懂。总之，连我都被搅浑了。

结果我招架不住朋友那尽管悲怆却显得逗趣的、宛如恳求的粗犷瞳眸，出门买吉祥物去了。

我犹豫了。

因为是这季节就买竹耙子⁴，太平凡了。每个人都会买。从经验来看，买竹耙子绝对会被念叨。可是近藤也没有虔诚信仰什么的样子，给他特定寺院神社的符咒又很怪。买护身符也有点不太对头吧。

再说又不是要许什么愿，买尚未点眼开光的达摩不倒翁也很奇怪。

我一筹莫展，请教店员，店员介绍这是避疱疹的，这是避盗窃的，这是防火的，这是求良缘的，不管什么东西，都有某些庇佑。结果我考虑再三，最后……

我买了招猫。

是招福的。

多么单纯明快的吉祥物啊。

再妥帖不过了。

我这么以为。然而我错了。

我把招猫递出去，结果近藤瞪大了眼睛，歪起了脖子。

然后他把猫从头到脚给细细端详了一遍，说：

喂，你买错啦……

我问买错什么，近藤居然胡扯说什么这不是招福的猫。

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……应该。

说起来，招猫不招福，那要招什么？如果这是会招来福气以外的东西的怪猫，寺院神社才不可能煞有介事地拿来贩卖。我激动地回嘴说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，近藤便整张脸写满了不平地说：

“你自个儿看看，这举的可是左手呢……”

我哑然失声，近藤又说，“不行，得是右手才行。”把我特地为他买来的招猫给扔到他从来不收的懒人床上去了。

我……

狠狠地闹起别扭来。

我完全是可怜我饥贫交迫的老友，才会答应他这莫名其妙的请求，大老远到街上，买回这大吉大利的神猫来。然而他却挑三拣四，多么不讲理，多么忘恩负义……

说起来，近藤应该只要是吉祥物，什么都好，那么不管我是买木屐还是买丁字裤回来给他，他都该感激涕零地恭敬拜领才是道理。

再说，店员完全没有提到招猫还有种类之分。对于其他的吉祥物，店员都一一详尽地说明宣传效果，然而对招猫，却只说有围兜的贵一点，有坐垫的更贵而已。而且我记得店里的猫全都举着同一边的手。那些家伙就像水手一样，姿势整齐划一。我没看到有半只猫是举另一只手的。

根本没看到。

因此我大力主张。

主张说招猫才没有种类之分。

没有左也没有右。要举左手还是举右手，一定是看做的人高兴。不，那八成是规格品。所以一定都是举左手的。

然而……近藤受不了地说，“你是当真不晓得吗？”然后他铆足了力气擤了一泡鼻涕，瞧不起人似的瞥了瞥我，说：

我说你啊，这可是招客人的猫啊……

据近藤说，举左手的猫是招客猫，举右手的才是招福猫。我

买来的猫的确是举左手的，如果近藤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这就是招客猫了。“没钱又发烧工作又没进展的这种非常时期，再有客人找上门来，你要我怎么办？”近藤歪起脸说。

我闹别扭闹得更凶了。

好吧，或许左右真的有别。或许举左手的猫是保佑招到客人的。或许是这样好了。

就算、假设真的是这样好了，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？

只要有保佑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，客人就是福气嘛。

那么在一般家庭中，就应该纯粹地把它当成招福来看才对……

我这么说。

可是近藤不退让。

他说规定就是右是福，左是客，这是没有互换性的。据近藤说，客也可以说是人，换言之，右是福德，左是人德。确实，人德跟福德是不一样的。人德有时候可以带来财富，但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。

并非只有富贵才是福。

例如说，做顾客生意的人开店的话，他的人德有可能就这样直接为他带来财富，但也有不会带来财富的人德吧。仔细想想，有人德的人是不会执着于金钱的。同样地，也是有除了致富以外的福德吧。

那么福德就不能与财富画上等号，招来人潮或吸引福气，虽然也有可能致富，但那终究只是结果的一种罢了——也可以这么

看吧。

我问是不是这么回事，结果近藤又否定我的意见说，“不是啦，不是那样的。”

右手是钱啦，钱……

近藤用拇指和食指圈出个圆形。

举右手的猫啊，麻烦的细节省略不提，就是招财啦，是再直截了当不过的吉祥物了——近藤兴高采烈地说。

这家伙怎么搞的？

看起来……他根本完全恢复了。悲怆感也消失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莫名其妙地连贪念都冒出来了。不，贪念都溢出来了。

——真是个俗物。

近藤这家伙，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模范俗物。

我越发感到荒唐，所以懒散地说，“随便怎样都好吧。”近藤却顽固地不退让，任性地胡说起什么“我可是拿我压箱底的宝贝钱去买的，我可不妥协”。

可是我也一样不愿退让。

所以我坚持说根本没那种规定。那是什么时候决定的？谁决定的？有根据吗？近藤说有根据，伸出右手，答道，“拿钱跟收钱的都是右手呀。”我回说，“那是因为你是右撇子。”近藤更反击说，“这可是我过世的祖母告诉我的。”

然后我们打了个赌。

是个古怪的赌注。首先，我负责近藤一星期的伙食。近藤则任劳任怨，这个星期之间就算是硬逼着自己也要画出连环画来，在周末之前攒到一笔钱。这是我们两方的条件。然后我们各自寻

我可以证明自己说法的凭据。

一星期后一决胜负。

如果我的意见正确，近藤得把刚赚到手的钱就这样全数交给我。而如果近藤的主张才是对的，我不仅拿不到一文钱，还得买一只那个什么举右手的猫奉送给近藤——这就是赌注的内容。

近藤工作了。就算是这么愚蠢的赌注，只要意气用事起来，也是工作得动的。说什么画不出来，结果说穿了就是一个字：懒。我这一星期之间，早晚努力做饭，勤奋地送到邻家去。

然后今天，为了揭晓这场古怪赌注的胜负，我们特地来到了世田谷豪德寺。至于为什么是豪德寺……

四处打听之后，我获得了豪德寺是招猫发祥地这样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情报。情报来源是一个叫青田太辅的轻浮中年男子，他在我任职的工程公司担任会计。

据青田先生的说法，那座寺院似乎甚至被称为猫寺，里面奉纳的绘马⁵全是招猫图案，院内甚至有座猫冢，摆着大量的招猫。我们认为如果那里真的就是招猫发祥地，应该会有一两个起源传说，那么关于猫举起来的手，以及它所保佑的是什么，应该也可以获得正确的答案。如果豪德寺真是招猫发祥地，只要询问住持，一定可以得到答案吧。然而——

根本用不着问。

豪德寺的猫，每一只举的都是右手。

举的全是右手。就算远远地看，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就连密密麻麻一整排的大绘马，上面画的猫也仿佛嘲笑我似的，全都举起右手来。加之大门外的花店前还设有卖招猫的小摊子，那里

也都是举右手的招猫云集。

我哑然失声，只能呆呆地看着那些猫，顾店的老婆子连问也没问，就自顾自地这么说了起来：

招福气的招福猫儿哟……

看看它，举右手哟……

跟其他的不一样哟……

是招福德的猫哟……

在这个阶段，胜负已尘埃落定，但脸色已经完全恢复红润的近藤惹人厌地竟默默不发一语，悠然踱到院内，无言地走到众猫前面，把那两百只猫浏览了一遍之后，得意洋洋地把那张大胡子脸转向我……

说了声，“喏，你看”。就是这么回事。

虽然我无法释然，但输了就是输了。

总觉得我因为好强，大亏了一笔。早知如此，就买达摩不倒翁，或是乖乖地从俗买个竹耙子交差就好了。

我有点怏气地穿过大门，来到那家教人愤恨的小摊子前。我一来到正面，顾店的老婆子又殷勤地说起跟刚才一样的话：

“招福气的招福猫儿哟。看看它，举右手哟。跟其他的不一样哟。是招福德的猫哟……”

——刚才听过啦。

我自暴自弃，问了句找碴般的废话：“这真的会保佑吗？”

“哦，谢谢惠顾哟。”

根本没听。

别说是回答了，老婆子还指着商品，反问我要哪个。